

軍事秘密



Z512.84/8  
8/48.157



盖达尔选集

# 军事秘密

任溶溶译

德·海金绘图

少年儿童出版社

А. Гайдар

ВОЕННАЯ ТАЙНА

根据苏联国家儿童书籍出版社 1959 年出版的

《盖达尔四卷集》第二卷译出。

## 軍 事 秘 密

阿·盖达尔著

任 溶 溶译

繪圖 海金 裝幀 張之凡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3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14 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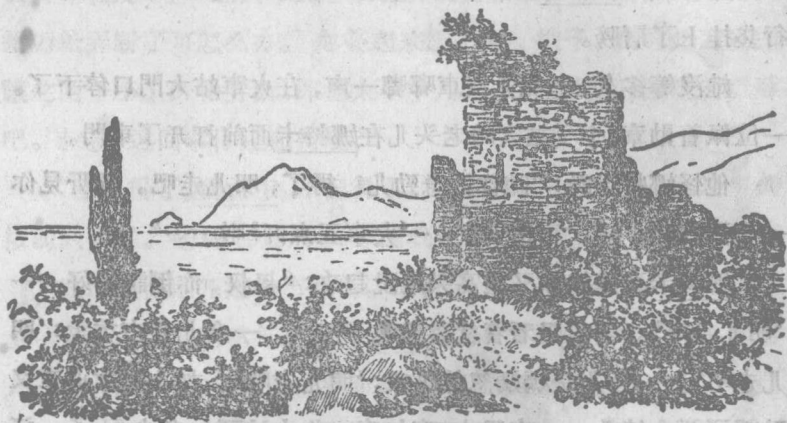
书号：譯0270 (高)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 13/14 插页 5 字数 87,000

1960年 8 月第 1 版 1961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13,000

统一书号：R10024·2647

定价：(4) 0.32 元



火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在一个小站上停了两个鐘头，三点半才到莫斯科。这下娜特卡可发了愁：上塞瓦斯托波尔的快車准五点开，来不及去看她叔叔了。

她只好打电话到軍团司令部，請总机接謝加洛夫軍长的办公室。

“叔叔，”发着愁的娜特卡嚷嚷說，“我到莫斯科了！……是啊，是我，娜特卡。叔叔，火車五点开，你說多可惜，眼巴巴就不能去看你。”

叔叔在电话里八成罵了她，只听见她嘖嘖喳喳，象开机关枪似地左解釋右解釋。可后来叔叔一定又跟她說了两句什么，她一下子又眉开眼笑了。

共青团員娜特卡走出電話室，理了理藍頭巾，把不怎么鼓的旅行袋挂上了肩膀。

她沒等多久，一晃兒汽車嘟嘟一聲，在火車站大門口停下了。一位佩着勳章、個子結實的老頭兒在娜特卡面前打開了車門。

他怪娜特卡說：“瞧你這急勁兒！得了，明兒走吧。就聽見你一個勁‘叔叔’哇，‘可惜’呀……‘火車五點開’啦……”

娜特卡又是抱歉又是高興地說起來：“叔叔，你倒說得好——‘明兒走吧’。可我眼看着就整整晚了三天。一会儿是市委說：‘明兒走吧’，一会儿是媽媽忽然叫我：‘明兒走吧’。加上剛才火車又耽誤了兩個鐘頭……克里木、高加索，你去過不知多少回了。還坐過裝甲車飛機。有一回我見過你一張象片。你站在那兒，還有布涼尼，還有幾位首長。可我呢，哪兒也沒到過，什麼也沒坐過，遠遠近近也沒去過。你多大歲數了？都五十出頭了，可我呢，才十八歲。瞧你還‘明兒去吧’‘明兒去吧’……”

“唉呀，娜特卡！”謝加洛夫簡直害了怕，趕緊拦住她嘖嘖呱呱，沒沒沒理，連珠炮似的話頭。“唉呀，娜特卡，你多象我那小馬魯霞呀！”

娜特卡只管往下說：“叔叔，你老了。你知道嗎，我還記得你原先是怎么個模樣兒？頭上戴頂黑皮帽，腰間挂把亮光光的長刀，踢馬刺亢亢响。那回你打哪兒上我們家？你胳膊給子彈打傷了。有一回你睡着，我跟隔壁一個小姑娘，就是小薇拉，偷偷把你的刀給抽出來，躲在爐子後面看來看去。媽媽瞧見了，拿起棍子就打我們。我們哇哇大哭。你醒了問媽媽：‘瘦子，兩個小妞哭什

么呀？’媽媽說：‘这两个死了头把你的刀給抽出来了。一不留神，把刀給弄断了可怎么办。’你笑起来說：‘唉，嫂子，我这把刀要能讓这两个小子头給弄断，那也太不中用了。別打她們，讓她們看看吧。’叔叔，这回事你还記得嗎？”

“不記得了，娜特卡，不記得了，”謝加洛夫笑了笑。“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还是1919年。那回我从別薩拉比亚<sup>①</sup>回来。”

汽車慢慢地开过肉市大街。这时候正赶上大家下办公回家。卡車電車不住按喇叭打鈴。可娜特卡沒一样不喜欢：川流不息的人啦，沾滿灰尘的黄色公共汽車啦，叮叮当当的電車啦。它們一会儿挤在一起，一会儿散开，順着錯綜的路綫各走各的，上远处去，上她不認識的郊区去：上丹高艾罗夫卡，上多罗果米洛夫卡，上索科里尼基，上久菲里林，上馬丽雅林等等地方。

等汽車从拥挤的肉市大街一拐进土堤街，司机就把汽車开快了。汽車很輕很柔和地沙沙响着，飞也似地开过灰色的、寬寬的、看着就象一条地毯拉紧了似的柏油大道。娜特卡把头上藍头巾拉下来，讓风更有力地扑到臉上，讓风任意地吹动她烏黑的头发。

他們两人坐在車站食堂蔭涼的阳台上等火車。这儿看得見路軌、显眼的信号机和挺陡的柏油站台，人們正在那儿赶郊区火車。

謝加洛夫要了两份飯、一瓶啤酒，还要了两份冰淇淋。

---

① 別薩拉比亚是苏联領土的一部分，1918年1月被羅馬尼亚貴族强占，直到1940年6月才归还苏联。同年，別薩拉比亚的大部分土地和原来没有被强占的摩尔达維亚土地合起来，建立了摩尔达維亚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叔叔，”娜特卡一面想着一面說，“三年前我跟你說过，我要当个飛行員，或者当个大海輪的船長。可結果呢，先送我进苏維埃党校：进党校学习吧，他們說。如今呢，又派我做少先队工作：去工作吧，他們說。”

娜特卡推开盘子，拿过很快地化开的一碟粉紅色冰淇淋，瞧瞧叔叔，象等着他来回答。

可是叔叔喝干了一杯啤酒，用手掌擦擦硬胡子，却等着她說下去。

“派我做少先队工作，”娜特卡固执地又說了一遍。“飛行員在天上飞，輪船在大海上航行。連小薇拉，就是跟我一起抽出你那把刀的，过两年也要当工程师了。可我呢，就待下来做少先队工作，也不知道为什么。”

叔叔謹慎地問她：“你不爱你的工作？不爱，还是干不了？”

“不爱，”娜特卡一口承認說。“叔叔，这工作重要，我也知道……道理我都明白。可我就覺得我干这个不合适。你不明白嗎？呐，就打个比方說：那时候国内战争打响了，可把你叫去，跟你說，謝加洛夫同志，枪您不要动，刀也留下来，上某某学校去教教孩子們語法跟算术吧。你怎么样？”

“那我就要成个挺糟的語法老师了，”叔叔留了神，說了句笑話回答她。停了一会，他想起了什么就笑了笑說：“可有一回，領導上把我从軍队里調出来，讓我离开了前綫。整整三个月，我忙着計算一車車的燕麦呀，干草哇，运走一袋袋的面粉呐，把一桶桶的白菜装车啊。这时候，我那个部队早給打散。咱們軍队冲上前去了。咱們

軍隊又退回来了。可我呢，一个劲儿走来走去，計算呐，过磅啊，打发車子开走哇，要求更准确，更多，更好哇。依你說，这又怎么样？”

謝加洛夫瞧瞧娜特卡阴下来的臉，又大大落落地反問她：“你干不了嗎？那你就学习吧，孩子，加把勁吧。象酸白菜这玩意儿，我原先在軍隊里，也只有吃到菜湯才用羹匙舀。可这一下，白菜一車車来了，烟草、青魚也一車車来了。有一回来了两軍用列車的牲口，都半死了，可我把它們給保住了，喂大了，养好了。十六軍驗收員从前綫来，一看，牲口一只只毛色又光又滑。他們說：‘天呐，真給我們来这么多嗎？这会儿咱們一团团人就光啃些个土豆，又瘦又弱，气力都沒了。’我記得还有位政委挺愛鬧，左也来右也来地要亲亲我。”

謝加洛夫說着停了停，严肃地瞧瞧娜特卡。

“当然，我沒跟他亲，我生来不爱这个。我說吃吧，同志們，請随意吃吧。嗯……就这样。我都說到哪儿啦？总之，娜特卡，你別胆子小，那不管什么事，自然都会搞好的。”謝加洛夫打由不高興的娜特卡头頂上看过去，不急不忙地跟一位走过的指揮員打了个招呼。

娜特卡瞧瞧她叔叔，心里不相信：他这是怎么啦，沒听明白，还是存心这样呢？

她就生了气問他：“我怎么干不了？誰跟你說我干不了？都是你自己給想出来的。都是你！”

她臉脹得通紅，給刺伤了，一口气举了十几个例子来証明她干

得了。不但干得了，还干得挺不坏，干得挺好。她說夏令营筹备工作大評比，他們是全边区第一名。正为了这个，她才到克里木，到最好的少先营去休养。

“噯，娜特卡！”謝加洛夫羞她說。“那你該高兴啊，可瞧你……依我看……娜特卡，你真象我的小馬魯霞！……她也是个飛行員！”他苦笑着把話說完，踢馬刺亢亢响着，站了起来：这时候鐘响了，扩音器大声报告說，上塞瓦斯托波尔去的第二次車，旅客現在可以上車了。

他們穿过地道来到站台上。分別的时候，謝加洛夫叔叔跟娜特卡說：“你回来先給我个电报。我有工夫就来接你，沒工夫就叫人来。来住两三天吧。瞧瞧舒尔卡。这会儿你不認識她了。好，再見！”

他愛娜特卡，看見她就想起自己的大女儿。当他帶領部队在燃燒着战火的別薩拉比亚边境上馳騁的时候，他的大女儿在前綫牺牲了。

早晨，娜特卡上餐車。餐車挺空，就一个紅头发的外国人坐着在看报，两位軍人在下棋。

娜特卡要了份煮雞蛋、一杯茶。她等着茶凉下来，順手从一盆花后面拿过一本杂志。这是誰給忘在这儿的，都是去年的了。

“噯……都是些老新聞：‘奧地利开枪射击工人的示威游行队伍’，‘法国馬賽碼頭工人大罢工’。”她翻着杂志，一下子眯起了眼睛。“还有这篇……也已經是过去的事了。”

她眼前是張象片，圍着黑框：這是位羅馬尼亞姑娘，正確地說，是位摩爾達維亞的猶太共青團員，叫馬麗察·馬爾古里斯。她被判五年苦役，逃了出來，第二年又給捉回去，在基希涅夫監獄陰森森的塔樓里被殺害了。

她一張臉黑黑的，綫條柔和，不太端正；兩根粗辮子有點蓬亂；一雙眼睛明亮鎮靜，定神瞧着。

當時她被帶到耀武揚威的憲兵軍官那里，或者帶到殘酷无情的特務機關密探那里去初审，八成就是這樣站着，八成就是這樣瞪着他們的。

……馬麗察·馬爾古里斯。

娜特卡合上雜誌，放回原來地方。

天色變了。起了風，天邊飛快地卷來一片片濃雲。娜特卡看了它們半天，看着它們湊合在一起，變黑了，一塊兒飄來，一路上互相穿透，緊緊結成了一片大雷雨的烏雲。

大雷雨要來了，列車員趕緊關上了蒙着灰塵的厚車窗。

在一個小站前面，火車很急地剎住了車。餐車里又進來兩個人，一個高個兒，帶着個孩子。高個兒灰眼珠，左邊太陽穴底下有個十字傷疤；孩子只有六歲光景，淡黃頭髮，可眼睛黑黑的，挺快活的。

孩子指指一張空桌子跟高個兒說：“上這兒來。”

他俐索地爬上椅子，跪起來，把一個玻璃盤拉到面前。

“爸爸……”他指着一個鮮紅大蘋果求他爸爸。

他爸爸回答說：“好，可是等一会吃。”

“嗯，等一会吃，”孩子答应了，拿过苹果，放在盆子旁边。

他爸爸拿出支烟卷。

他跟那孩子說：“阿里卡，我忘了带火柴。你去給我拿拿吧。”

“在哪儿？”孩子問着，一骨碌从椅子上爬下来。

“在房間里小桌子上，不在桌子上就在大衣口袋里。”

“就在大衣口袋里，”孩子念叨着他的話，向开着的餐車門走了。

穿灰色軍裝上衣的人翻开报纸。他跟孩子兩人說的几句话，娜特卡覺得新鮮，都听进去了。她用眼角看看他，不大贊成他的做法。

这时候窗外嘟嘟一声，車长吹哨子開車了。

那人連忙擱下报纸出去。回来已經是两个人了。

“你来干什么？我会拿来的，”孩子問着，又跪到椅子上。

他爸爸回答說：“我知道你会拿来。可我想起，一份报也給忘了。”

火車开快了，呼隆呼隆，飞快地开过了桥。娜特卡看着給瓢潑大雨拍打着的河水跟草地，看出了神，冷不防看見那孩子指指她，問了他爸爸一句什么話。他爸爸沒回臉，点了点头。

那孩子扶着一張張椅子背，向她走过来，挺亲热地笑笑。

他指着从花盆后面露出来的杂志說：“这本书是我的。”

娜特卡問他：“怎么是你的呢？”

“我把它給忘了。噯，是早晨給忘的，”他疑心娜特卡不肯把杂

志还他，給她解釋說。

“好吧，是你的你就拿去吧，”娜特卡回答着，看見他眼睛亮起來，兩道看不大清楚的眉毛很快地湊在一起。“你叫什麼？”

“阿里卡，”那孩子清清楚楚說了一聲，一把抓住雜誌，就跑回他的位子上去了。

娜特卡直到在辛菲羅波爾下車時才又見了他們一次。阿里卡從敞開的車窗里往外瞧着，指住已經不遠的蔚藍山頂，跟他爸爸在說話。

火車又飛也似地開走，上塞瓦斯托波爾去了。娜特卡把口袋往肩膀上一搭，就邁開大步進城，要趕當天第一班公共汽車上海邊。這個海，她還是完全陌生的。

娜特卡穿了一條藍色燈籠褲、一件汗背心，拿着條毛巾，順着彎彎曲曲的小道下山到海邊浴場去。

她一走到法國梧桐林蔭道上，就碰上一群孩子上山。他們剛到，提着小包裹、小箱子、小籃子，興高采烈，滿身灰塵，挺累了，可手里還抓住一路上急急忙忙撿來的圓石子、脆貝殼。不少人還趕上在道旁撿來酸葡萄，把腮幫塞得鼓鼓的。

娜特卡跟這群吵吵鬧鬧的孩子走在一塊兒的時候，問他們說：“小朋友，你們好！你們從哪兒來的？”

孩子們挺樂意地回答說：“列寧格勒！……穆爾曼斯克！……”

娜特卡又問：“坐汽車來的坐船來的？”

孩子們剛坐過船，听了這個悅耳的字眼都樂了，異口同聲嚷

嚷起来：“坐船，坐船！”

“好，上去吧，可你们别走林荫道上去，向左拐个弯，走小道儿上去要近些。”

娜特卡已经走到海水旁边的滚烫石头上，猛一抬头，看见上面通雅尔达的大道上，少先营总辅导员阿了沙蹬着自行车很快地过来了。

“娜特卡，”他跳下自行车，从上面叫下来，“乌拉尔孩子来了没有？”

“还没看见呐，阿了沙。刚碰到列宁格勒来的。早晨来了十个光景。好象又是乌克兰来的。”

“这么说还没到……娜特卡，”他一面上车一面叫她，“洗完澡你去看我，或者去看费道尔同志。有要紧事。”

“能有什么事啊？”娜特卡听了奇怪，可是阿了沙摆了摆手，很快地下山了。

海静悄悄的；海水很清，很暖和。

娜特卡从小在凉快湍急的河里洗澡洗惯了，这会儿到了平静的咸海水波浪里，只觉得人轻飘飘的，甚至有点滑稽。她游了很远。现在从这儿海上看过去，那边柏树苍苍的公园、碧绿的葡萄藤、弯弯曲曲的小道儿、宽阔的林荫道——整个伸展在雄伟大山脚下的夏令营，她觉得又是明媚，又是好看。

娜特卡洗澡回来，路上想起阿了沙叫她去。“他找我有什么事呢，还是要紧的？”她想着就拐弯走上陡峭的小道，拨开树枝，向营

部走去。

她很快来到一块空地上，看见旁边有间矮板房，装着个水龙头。她正想喝水。水喝下去热呼呼的，有股味儿。不久前，貯山間泉水的池子忽然枯浅了。夏令营着了慌，连忙去找新水源。清澈的小湖是找到了，在山頂上，就不知为什么，鋪水道的工程进展得很慢。

娜特卡沒碰到阿丁沙。說是他剛上汽車房去了。送烏拉爾孩子来的汽車，在离开少先營十二公里的地方拋了錨，派了两个孩子送信来，叫人去帮帮忙。

送信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托里卡，一个叫符拉季克。他俩就坐在这儿凳子上，滿臉通紅，派头十足。可是他俩派头尽管大，托里卡一路上还是采了两大口袋野苹果，符拉季克也扑托一下，把吃剩的苹果扔在一个笨手笨脚的小胖子背上。

小胖子气虎虎地打轉了半天，还没弄清楚是誰扔了他，因为托里卡跟符拉季克安安稳穩坐着，不动声色。

娜特卡問这笨手笨脚、半天沒猜着給誰扔了的小胖子說：“你哪儿来的？你們来了多少人？”

小胖子羞怯地用低哑嗓音回答說：“唐波夫那儿来的。就来我一个。我是集体农庄来的。送到这儿来算奖励。”

“什么——奖励？”他的話娜特卡不太明白。

“我叫巴兰金。巴兰金同志，”小胖子挺有兴致地告訴她說。“我想出了个工厂，所以奖励我，把我送到这儿来了。”

“什么工厂？”

“流动过滤工厂，”巴兰金挺認真地回答了一声，又疑神疑鬼地瞧瞧两个坐着一动不动，可又有点贼头贼脑的送信人，气虎虎地找补一句：“你们到底誰在我背上扔东西？满头大汗的，还用东西扔人。”

娜特卡正想盘問巴兰金，台阶上有一位高个老头儿叫她。这老头儿就是营主任費道尔老伯伯。

“进来吧，”他說着讓娜特卡进屋子。“請坐。娜特卡，是这么回事，”他一开口那么柔声柔气，娜特卡一下子倒慌起来了。“上面疗养院中队的輔導員柯恰岡諾夫病了，副輔導員尼娜同志又給石头块划破了脚。噫，自然，灌膿了。可我們呢，你也能看出来，現在正接待新来的孩子，忙得不可开交；碰巧你来，真是太好了。”

娜特卡慌了：“可我怎么接待怎么忙法都不懂。費道尔同志，我也只来了两天。”

固执的老头儿把瘦骨嶙峋的长手搖了搖：“你什么都不用懂。那儿有助理医生，有护士。她們会接待的。你做什么呢？做輔導員。呐，分分小队，拟定小队长，选出中队委员会。还跟你解釋什么呢？你做过輔導員！”

“两年了，”娜特卡挺泄气地回答說。“費道尔同志，这位柯恰岡諾夫要病多久呢？也許还得躺两个星期吧？”

主任搖頭摆手說：“不用不用！大概嘛，五六天。到那会儿你又可以玩个痛快了。咱們一講就妥，真是太好了。我就爱速战速决。好，現在去吧，去吧。要不，尼娜一个人，脑袋都給搞昏了。”

娜特卡怨声怨气問了声：“这个中队多少人？”

“到那儿就知道了，去吧，去吧，”老头儿重复說着，打吱吱嘎嘎响的柳条椅上站起来。他一面向門口迈大步，一面說：“很好。一講就妥，再好沒有了。”

至少先营一共五个中队。上面疗养院那中队，娜特卡做梦也沒想到会去当它輔導員的，已經三天忙乱得不可开交了。

最后一批孩子剛到，从伏尔加河中游跟下新城①来的。女孩子已經洗过澡，跑到各人的寢室去了，可是男孩子还脏着，渾身灰尘，挺着急地挤在浴室門口。

他們六个六个进浴室，一碰到水，又叫又嚷，划手划脚，潑来潑去，还用指头把水龙头一堵，水都射到敞开的窗子外面去了。勤杂工人盖卡正在外面掘花壠，已經怒叫了好几回。

这位光了两脚的大胡子盖卡老大爷，用沙哑低沉的嗓子往窗子里嚷进来：“淘气吧，你們淘气吧！等着好了，瞧我拔棵蕁麻扔进窗子。多淘气的一伙孩子啊！……”

滿臉雀斑的少先队员約西卡，中队里值班的，已經跑进浴室大叫大嚷了好几回，該卷舌的音他不卷舌，不該卷舌的音他倒又卷舌了：“多么乱七八糟？不許再吵了！”

这些孩子剛来，也不知道約西卡到营里也只有两三天，而且比他們十个里头八个都淘气，倒也靜下来了。他們在約西卡的怒吼声中，挺不好意思地从水里跳出来，馬馬虎虎擦干身子，穿上褲衩。

① 下新城是伏尔加河上游的城市，現在叫高尔基城。

他們一群一群跑出浴室，干干淨淨，穿起了藍褲衩、有寬緊帶的灰衫，還沒打上紅領巾，就搶着到理髮室排隊了。

“約西卡！”娜特卡叫道。“值日生，這麼辦。理完髮的，你都讓他們到醫生那兒種牛痘去……要不，在操場上追來追去個個都在，一叫種牛痘就都不見了。好，快去吧！”

“種牛痘！”大頭小個的約西卡跑到操場上，威風凜凜地大叫大嚷。“沒種的快出來！”

“尼娜！”娜特卡看見她的倒霉助手拄着竹竿在阳台上慢慢地走，就叫住她。“你干嗎走來走去？坐着吧你。尼娜，咱們有幾個十月兒童<sup>①</sup>啊？”

“十個，剛好一小隊。得讓羅扎當他們小隊長。那契爾克斯孩子英古洛夫怎麼辦？娜特卡，他一句俄國話都不會說。”

“尼娜，這麼辦，把他編到有個古班哥薩克孩子的小隊里。”

“雷巴奇柯嗎？”

“對了，雷巴奇柯。契爾克斯話他會兩句。巴什基里亞小姑娘愛米涅暫時留在十月兒童隊里。不說話他們也滿能很好地互相了解的。你瞧她跑的！”

值日生約西卡從拐角後面飛也似地跑出來。

“吃晚飯了！”他上氣不接下氣地叫着，呼嚕呼嚕直喘氣，站着一個勁兒地跳，象腳給人用套索套住了。

娜特卡回答說：“吹哨吧，我就來。”

娜特卡心想：“得把約西卡選做小隊長。他個兒小，人發笑，可

① 十月兒童指準備參加少先隊的7到11歲孩子。